

现今仅存唯一原本

中国艳情小说



谐佳丽

五女

碎

足本
珍藏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90180057

中国艳情小说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三 妙 传 锦	枕 上 晨 钟	惊 梦 啼	章 台 柳	笔 梨 园	双 灯 记	谐 佳 丽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

RBH 91/02

珍藏卷三

目 录

谐佳丽.....	(1)
双灯记	(31)
笔梨园	(81)
章台柳.....	(118)
惊梦啼.....	(185)
枕上晨钟.....	(238)
三妙传锦.....	(346)
闪电窗.....	(394)

谐佳丽

〔明〕无名氏 著



本书又名《风流和尚》，共十二回，
现仅存抄本，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第一回

邬可成继娶小桂姐

诗曰：

结下冤家必聚头，聚头谁不惹风流。
从来怨遂思中起，不染相思直甚仇。

俚言提过。话说江南镇江府城内，出了一件故事。这人姓邬名可成，是这一府的第一家财主。年方三十一岁，气相浑厚，体态丰俊。这年来，因元配张氏病故，那媒人前来与他议亲的，一个不了一个，每日来往不断。真来世上人，眼皮子是薄的，凡家中有大闺女的，恐怕一时送不上门去。邬可成只与媒人说：“须一个天姿国色的女子，方可成就，却不论家穷富，陪送多少。”媒人叩头去了。一路上想着，止有城外凤凰樱前，盖官人之女，姿色绝世，风雅不凡，堪作匹配。不免到他家一说，为是如何？

原来这盖官人，名叫盖明，祖居河南，彰德府人氏，因贸易至此，下户居了。家下虽不甚富，也颇有些过活。听得媒人与他提亲事，再三说道：“邬官人若果续往，只管使的，若娶为妾，决不应承！”媒人道：“委实要娶一位夫人，休得见乱。”盖明与妇人周氏商议妥当，可下允了。媒人告辞，出得门来，即时走到邬家，见了可成，将盖家亲事禀上。可成满心欢喜，择定日期，打点缎疋、钗环，聘金三百两，送到盖家。盖明厚办妆奁。堪堪到了吉期，周氏妇人将女儿齐齐

正正，打扮得十分娇滴。这女儿因是八月十五生辰，取名桂姐，方年二九，是夜又兼夜朦昧，衬的艳冶之态，就如那月里嫦娥一般。真正是：

明月照妆美裙钗，行来引佩下理台。
门外帘前懒款步，娇声融冶下台阶。
云鬟仿佛金钗堕，不肯抬起脸儿来。

是夜漏下三更，忽听门外鼓乐齐鸣，邬可成前，还拥拥挤挤，引着桂姐上了花轿，登时要过门去了。不免礼生唱礼，交拜天地，诸亲六眷前贺。酒筵一天至晚，方才散了。可成与新人除冠脱衣，把新人一看，正是，

诗曰：

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。

可成与桂姐就枕，即捧过脸儿亲嘴，便自分其两股……尽情而弄。二人娇声低晚唤，十分兴趣。事完，及至鸡鸣，方才睡醒。阳台重赴，愈觉情浓，更曲尽一番恩爱。自此夫妻如鱼得水，欢乐极矣！

怎奈光阴似箭，不觉已经三年。这邬可成原来捐得是个知县，七品正印。这年三月间，有京报下来，分发浙江，候补县正堂。可成喜不自胜，请客来友，洒扫焚香，追封三代；把前妻埋葬，追封诰命夫人。又陈盖氏诰命。一面收拾车辆，去到浙江省城候缺。择日，带定妇人桂姐而去。一路晓行夜宿，来到浙江任下。可巧半年有余，就补到秀水县知县。可成因夫人盖氏不服水土，复将盖氏送回家去，另娶了一个妾房上任不提。

且说盖氏不服，好生闷倦，随向使女秋芳说道：“闻听城外大兴

寺，香火大会十分热闹，明日去闲耍闲耍，也散散我这闷怀才好。”秋芳记在心中，次日，果然唤下轿子，与妇人说知。夫人即时打扮起来，与往日梳洗，更加十分俏丽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

大兴寺和尚装道姑

且说夫人打扮的比往日更加十分俏丽。正是，
诗曰：

使女会俯就，妆点素娆娇。
轻轻匀粉面，浅浅点绛唇。
花点疏星堕，螺痕淡月描。
影入菱花镜，另一种窈窕。

夫人款动金莲，出了绣房，上轿一直来在大兴寺内。只见那寺
委实可观，有诗为证，
诗曰：

钟鼓直聳在青霄，殿角金铃风送摇。
炉内氤氲虫瑞霭，三尊宝相紫金销。

又见那些烧香的女子来往不断，夫人朝了佛相拜了四拜，随往
后殿，各处胜迹看了个遍。出得后门，来在一所花园，只见百花密
开，红白相称，粉绿相映，夸不尽的娇姿嫩色。有诗为证：

春光无处不飞悬，景色明媚又一天。

片片落红点水上，飘飘败絮舞风前。
海棠睡足迎春笑，垂柳随风弄翩翩。
衔泥乳燕飞故故，织柳新莺语关关。
年年怕见在开落，今岁又到落花天。

夫人吟毕，又见红日西堕，出的寺来，上轿回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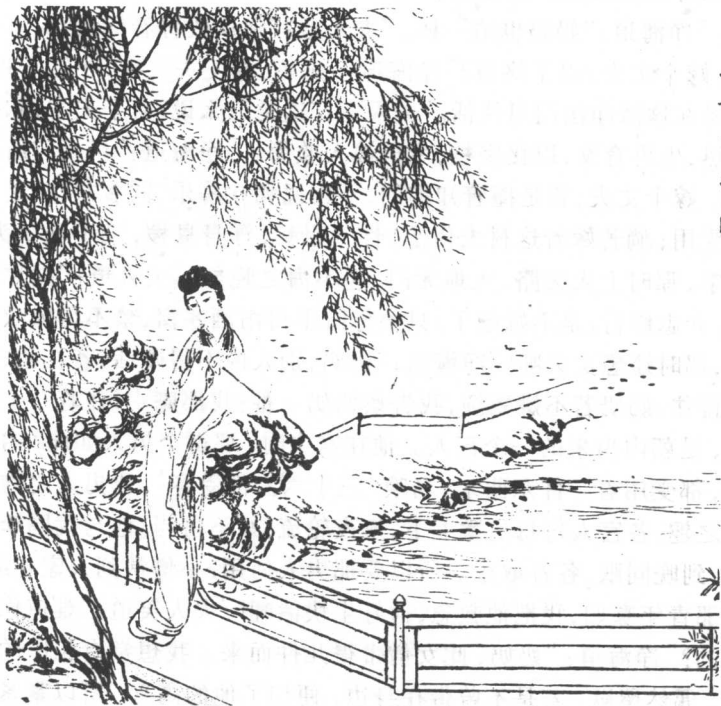
却说这大兴寺中，有四五个和尚，掌教的名叫净海，见这夫人那一种风流美色，在寺内各处游玩，早已饱看了一顿，惊得魂飞天外，恨不能一口把他吞到肚内。便随着轿子，竟到邬宅门首。见夫人走到院里，他用心打听，邬官人不在，家下只有几个奴仆相伴。回到寺中，一夜痴想，道：“我往日偷上了许多妇女，从来没一个这般雅致佳人，怎生一条妙计，进他院去，再见一面，便也乾心。”想了一会，暗道：“好计！好计！必须妆做尼姑模样，假以化灯油为名，竟入内房，如此如此，或可成就。”随往店中，买了一件青须衫子，穿了一双尺口鞋儿。这净海本来生得乖巧清秀，年纪只二十多岁，打扮起来，真真像个小道站一般，端端正正，走出门来，竟到邬家门前。

管门的见是一个女僧，并不阻挡，他一步步走到内宅，只见那夫人在天井内，观看金鱼戏水。净海打一文星《问讯》，叫声：“奶奶万福。”夫人回拜，忙叫使女让他房中坐了。净海进了香房，上下一看，真个洞天福地。使女取茶与他用了，净海就将化灯油之事与夫人说了。这夫人心极慈善，便取二两白银，上了布施。净海故意拉成长谈，说了些吃斋的、念佛的外套子话。直至过午，才要动身。只见西北角下狂风忽起，飞沙走石，四面而来。霎时间，天黑地暗，正是：

伸手不见拳，对面不见人。

夫人道：“天已晚了，这风不曾住的，小师傅，你就在此住了罢。明日再回庵去，有何不可？”

净海听得留他过宿，他喜从天降，随说道：“怎好在此打搅夫人？”夫人道：“这是人不留人，天留人，你若走出，迷糊了路，倘若被老和尚持里去，那时怎了？”净海故意面红道：“奶奶取笑了。奶奶在家，藏的掩饰，再不能叫和尚背了去得。”二人又说笑了一会。只见夫人叫使女秋芳打点酒肴。须臾，摆下晚饭，夫人与净海对面坐了，秋芳在旁斟酒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回

留淫僧永夜图欢会

且说秋芳在旁斟酒，夫人说：“你可将酒壶放在此，吃过了饭，临睡时进房来罢。”秋芳应了一声，竟出去了。夫人劝道：“师傅请一杯。”净海道：“奶奶也请一杯。”夫人道：“你这般青春标致，何不反俗，嫁个丈夫，以了终身？”净海道：“奶奶，提丈夫二字，头脑子疼，倒是在这清净法门里快活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有了夫主，知疼知热，生男育女，以接宗枝，免得被人欺侮。”净海道：“奶奶有所不知。嫁个丈夫，若是撞着知趣的，不用说朝欢暮乐，同衾共枕，是一生受用；倘若嫁着这村夫俗子，性气粗暴，浑身臭秽，动不动拳头、巴掌，那时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岂不悔之晚矣！”夫人道：“据你之言，立志修行，是不嫁的了。只怕你听不得雨洒寒窗，禁不得风吹冷被，那时还想丈夫哩！”净海道：“奶奶，别人说不得硬话，若在我，极守得住。奶奶若不嫌絮烦，我告禀奶奶一番：我那庵中，住着一个寡女，是朝内出来的一个宫人。他在宫中时，那得个男人如此？内宫中，都受用着一件东西来，名唤‘三十六宫都受春’，比男人之物加倍之趣。各宫人每每更番上下，夜夜轮流，妙不可当。他与我同床共住，到晚同眠，各各取乐。所以要那男人何用？小僧常到人家化缘，有那青年寡妇，我把他救急，他好生快活哩！”夫人笑道：“难道你带来的？”净海道：“奶奶，此女僧带得几件而来。我想常有相厚的寡居，偶然留歇，若是不曾带在身边，便扫了他的高兴，所以紧紧带定。”夫人道：“无人在此，借我一看，怎生模样一件东西，能会作怪？”净海道：“此物古怪，有两不可看：白天里不可看，灯火之下不

可看。”夫人笑道：“如此说，终不能入人之眼了。”净海亦笑道：“贯能入人之眼。”夫人道：“我说的是眼目之眼。”净海道：“我晓得也！故意逗着作耍。”又道：“今晚打搅着夫人，心下不安，可惜女僧是个贱质，不敢与夫人并体。若是奶奶不乐，略略一试，也可报答奶奶盛情。”夫人道：“不过取一时之乐，有甚贵贱。你既有美意，便试试果是如何？不然还道你说的是谎。”

净海见他动心允了，忙斟酒劝他多吃几杯。夫人说得高兴，不觉一时醉了，坐立不定，道：“我先睡也，你就在我被中睡着罢。”净海应了一声，暗地里喜得无穷。他见夫人睡稳，方去解衣，脱得赤条条的，潜潜悄悄，拉起香被儿，将那阳物夹得紧紧的，朝着夫人，动也不动。那夫人被他说的，心下痒极，只见净海不动，想道：“莫非他是哄我？”随问道：“师父，睡着么？”净海道：“我怎敢睡，我不曾问过夫人，不敢大胆。若还如此，要如男人一般行事，未免摸摸索索，方见有意兴。”夫人道：“你照常例做着便是，何必这般拘束。”夫人把他一摸，不见一些动静，道：“你将他藏在何处？”净海道：“此物藏在我这里边，小小一物，极有人性的。若是高兴，便从里边照出，故与男子无二。”夫人笑道：“委实奇怪。”净海遂拨弄一番，乘势上身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后花园月下待情郎

若恋多娇容貌，阴谋巧取欢娱。

诗曰：

上天不错半毫丝，害彼还应害自己。
柱着藏头露着尾，计然雪化还露尸。
冤冤相报岂因迟，且待时辰还未至。

且说夫人哪知真假，紧紧搂住，柳腰轻摆，风眼斜，道：“可惜你是妇人，若是男子，我便叫得你亲热。”净海道：“何妨叫，我认作男人。”夫人道：“得你变做男人，我便留在房中，再不放你出去了。”净海道：“老爷回来知道，恐是性命难逃。”夫人道：“待得他回，还有三载。若得二年夜夜如此，便死也甘心。”净海见他如此心热，道：“奶奶，你把此物摸摸，看还似生就么？”夫人急用手摸了一摸……吃了一惊，随问道：“这等你果是男子？子是何若之人，委实怎生乔妆到此？”净海急忙跪在床上，道：“奶奶，恕小僧之罪，方敢直言。”夫人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有何罪？汝但实对我说，待我放心。”净海道：“我乃大兴寺掌教和尚，名叫净海。昨日奶奶进寺游玩，小禅见了，十分思慕，欲会无由，思想得这个念头，买衣于暗处妆束而来。幸遇

奶奶留宿，这也是姻缘了。”夫人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千金躯一旦失守，如今也顾不的许多了。”二人又做巫山之梦，弄至两个时辰，方才云收雨散。

正说话间，只听秋芳推门进房，来寻道姑，四围不见，吃了一惊，不敢做声，暗暗一头想着，一头困了。

且说他二人见秋芳推门，双双搂定睡了。直至五更，夫人催净海早早起来束妆。夫人叫秋芳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料难瞒你。切不可说与外人知道，我自另眼看你。”秋芳伏着床沿上回道：“夫人不吩咐，也不敢坏夫人名节，何用夫人嘱咐？”这夫人一骨碌抽身起来，取了几样点心与净海充饥。净海道：“足感夫人用心。”说罢，告辞而出。夫人说：“出门一路向北，看了后门，黄昏早来。”净海应了一声，恰是个女道姑模样。秋芳送出大门，一路竟至后花园，门外上有三个字的一面牌额，写着“四时春”，左右贴着珠红对联，上写，

诗曰：

园日涉以成佳趣，门虽设而常关闭。

他便记在心里，仍回到寺中，脱了衣服，与众僧道：“你们好好看守寺院，我今晚一去，不知几时才回，且勿与别人泄漏。”说罢，设下酒肴，那些和尚大家痛饮一番。不觉金乌西堕，玉兔东升，约有初更，来至花园门首。将门一推，却是开的，竟进园中，只见露台下，夫人与秋芳迎着。进门后秋芳忙去锁门，又去取一酒肴，摆列桌上，夫人着秋芳坐桌横饮。月下花前，十分有趣。从此朝藏夕出，只他三个人知，余外家人并不知道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这寺中，自净海去后，又属虚空掌教。素有戒行，开口便阿弥陀佛，闭门只是烧香诵经。哪知这都是和尚哄人。

一日，有个财主，携一艳妓永秀容来寺闲耍。那秀容是出色的

名妓，娇姿绝伦。虚空久闻其名。那日走进，虚空不知，劈面一撞，秀容忽然便自一笑。虚空见他一笑，动情起来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回

贼虚空痴心嫖艳妓

且说虚空见秀容照他一笑，便自动心，想道：“人家良妇，实是难图，红楼妓女，这有何难？”须臾，见秀容去了，他把眼远远送他，到夜来，好似没饭吃的饿鬼，鬼钱无一开到手。自此，无心念佛、烧香，一日一日，害起相思，非病非醉，不疼不痒。暗说：“今夜换了道袍，包上幅巾，竟到他家一宿，有何不可？”堪堪日落黄昏，里房中取出五两银子，往永家而来。

这和尚该是凑巧姻缘，却好这一晚还不曾有嫖客。秀容见了，接进房来，坐下，问道：“贵府何处，尊姓大名？”虚空道：“本处人氏，小字虚空。”秀容道：“尊字好相法儿（名）。”虚空笑道：“小僧法门弟子，因慕芳姿，特来求宿。”秀容心下想道：“我正要尝那和尚滋味，今造化。只恐妓铺往来人多，有人知道，迨累师傅，必须议一净处方好。”虚空道：“且过今夜，明日再取。”连忙摸出五两银子，送与秀容。秀容说：“为何赐这许多银子？”虚空道：“正要相取，休得见怪。”须臾，灯下摆出酒肴，二人闭门对饮。和尚抱秀容于怀中，亲亲摸摸，十分高兴。吃得醉醉的，收拾脱衣就寝。那虚空见了妇人雪白仰在那里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下去。便一把搂住，道：“我的心肝！”便急脑的乱撸。

……

直至三更，方才完事。睡至五更，方才重赴，又弄到鸡鸣，方才罢手。这也按下不表。

再说大殿殿中，还有三个和尚：一个老年的名叫净心，两个年少的，一名绿林，一名红林。他三人谨慎为守守院。这一日，有一位妇人，姓经名花娘，丈夫经典，适从娘家回来，刚刚走到寺前，一声响处，那雨倾将下来。花娘一时无法躲避，连忙走入寺中，山门里凳上坐着。心下想到：“欲待转回娘家，不得；欲回到夫家，路途尚远。”心下十分忧闷，如何是好？初时，还指望天晴再走，不想那雨到黑不住，平地水深三尺。花娘无计可施，便悄悄避在墙角之下，过了今夜，明日再走。竟自就地而卧。

须臾，只见两个和尚，在伞下挑着一个灯笼出来。道个万福，道：“妾乃前村经典之妻，因往娘家而回，偶值大雨，进退不能，求借此间收留一夜，望两位师傅方便。”原来这两个和尚，一个青脸红花，叫做绿林；一个蓝脸红须，叫作红林，是一对贪花色的饱鬼。一时见了这个标致青年的妇人，如得珍宝，还肯放过了他？便假意道：“原来是经官人令政，失敬了！那经官人与我二人十分相契的好友，不知尊嫂在此，多有得罪。如今既知道了，岂有放尊嫂安置在此的道理？况尊嫂必在此多受饥了，去到小僧小房吃点素饭、大饼、馒头，点心点心罢！”花娘说：“多承二位大师父好意，盛情待我，妇回家去，见了我的丈夫，将从前从后一一说明他听。要知道了，必然感恩不尽，前来奉谢二位师父。二位师父莫送，请回罢。我只求在此权坐，不必费心了，我心中实在不安，劳驾，劳驾。”如欲听后来的话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